



本报讯(记者张宪)今年两会前夕,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谈到全国国企退休教师落实待遇的问题,张抗抗呼吁道,国企退休教师问题,不能再踢“皮球”了。

据了解,国企办学是上个世纪的遗留物,涵盖面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还有80年代后兴起的成人教育。国企退休教师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师范院校的毕业证、国家认定的教师资格证,以及数十年的教龄和教学成果。但他们退休后不属于“教师”范畴,因而不能享受到应有的待遇,这对他们的晚年生活构成了从物质利益到个人权益和精神生活的伤害。

张抗抗认为,国企退休教师养老金数额,与他们一生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不成比例。

张抗抗从2007年起,连续两年都提出了关于落实国企退休教师待遇的提案。“然而,2009年,我却不得不再第三次旧话重提。2008年间,我再次先后收到了来自东北、华北、江南地区,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的国

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呼吁 国企退休教师问题 不能再踢“皮球”了

企退休教师的大量来信。”张抗抗告诉记者,这些来信者均与她素不相识,可见这个问题确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个被遗忘的退休教师群体,关乎6万多名国企教师晚年的生计和公平待遇。

张抗抗认为,面对6年来20多个省市的国企退休教师,近7千多人次16次联合进京上访的现实,有关部门需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她认为,国企退休教师从教多年的事实和史实,决定了这部分人群,应当依法享有教师待遇,这从《教师法》中可以找到充分的法律依据。她说,计划经济时代,国企职工子弟学校举办者的属性,决定了退休教师待遇支付保障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国家和政府。计划经济时期,国企职工子弟学校的编制和经费来源,决定了国企退休教师在企业中是相对独立的群体,不能简单地作为普通“职工”对待。

为此,她在今年政协会议上提出3条建议:一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一问题认真进行会商。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一揽子”解决办法,交由具体部门落实。二是根据两种不同经济体制时期国企学校举办者属性的不同,按政策进行历史分段处理。最后,她建议对国企教师“一分为二”:在在职教师不剥离,工资由企业按《教师法》规定给予保障;退休教师先剥离,其退休金由国家各级财政予以保障。同时以退休划线,退休前归企业,退休后归社会。



3月2日下午,参加本次全国政协会议的冯世良、高春芳、董协良、田伏洲委员来到北京市第66中学,与学生们交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体会及重要性。要他们牢记,只有身体健康,才能胜任学习任务,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本报记者 许之丰 摄

纪宝成、李文阁代表强调

破除“唯名校论”须克服浮躁心态

新华社3月4日电(记者邹伟 陈玉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受访时表示,当前社会上以及教育系统内部,对教育的理解和宣传都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个集中的体现就是“唯名校论”,这种浮躁的局面危害很大,必须予以纠正。

他告诉记者,现在一些地方盲目宣传,再加上老师在平时教学中的灌输,使许多高中学生对北大、清华等个别名校的崇拜,已经快到了迷信的程度,全冲少数几个名校去考,心态已经失衡。

全国人大代表问诊“择校费”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名校”受宠

代表建议,国家应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改革学校评估和学生考试机制,逐步清除应试教育观念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刘东凯 向志强)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择校费居高不下问题,一些全国人大代表认为,政府应注重均衡教育资源的分配,同时进一步改革对学校及学生的考核机制,逐步清除应

试教育的观念。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合浦县廉州中学副校长周怀谦认为,择校费居高不下,与长期以来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历史原因有关,而一些政策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他认为示范性高中建设,虽然对促进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功不可没,但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只要评上示范性高中,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会给予重点投资,硬件条件越来越好,好的老师也纷纷往

里面挤,而那些普通学校的实力就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应试教育的观念尚未完全清除也是一个原因。周怀谦代表认为,社会对于学校升学率的重视、家长对于孩子考

本期话题:根治择校“顽症”

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们聚焦如何从根源上治理择校“顽症”,呼吁取消择校的声音较往年更为强烈。有效治理择校问题已经在一些城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验表明,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治理择校问题,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破解“择校”难题时机是否成熟

■本报记者 于忠宁

随着21世纪我国第一个《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即将面世,人们对教育的关注度在今年达到高潮。教育公平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其中如何从根源上治理择校“顽症”,成为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们聚焦这一话题,旨在寻求标本兼治的应对之策。

竞争性追求优质教育资源酿就“择校热”

择校问题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隐性存在由来已久。教育公平在城市中的主要表现是义务教育择校问题,这也是教育领域的老大难问题。

在今年的江苏两会上,一份关于取消“公办择校”收费项目的建议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份由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中,痛陈了择校费的弊端,指出择校费有违教育均衡目标,义务教育中不取消择校费,义务教育无法实现公平,它是多收费、乱收费的根源,导致了家长经济负担加重。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认为,择校费的出现源于一些地方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尤其是优秀资源相对匮乏,名校、重点校“奇货可居”。但其背后,与各地对教育投

入不足有关,与某些部门注重培植重点校以出“政绩”有关。这导致一些地方对优秀学校的投入越来越多,而落后的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使城乡之间、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如今的教育乱收费项目五花八门,以择校费最为严重。一些热门中小学择校费或赞助费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在广东省两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提案直指择校费问题,委员们明确指出,择校费滋长了教育收费中的暗箱操作,败坏了社会风气。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常务副主任曾天山指出,择校问题的本质是追求优质教育资源,是升学的竞争、接受优质教育的竞争。一方面,应当肯定这是人民群众越来越重视教育价值的表现,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这种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恶果,绝非中国教育应有的现象。

择校行为演变成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根本性问题,“择校”以及教育“寻租”、腐败等纠缠在一起,而这正是民众所痛恨的教育不公正,其弊端与消极意义已日益凸显。

解决择校问题的时机趋于成熟

陕西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召开之际,展

省政协委员梁小玲提交提案,呼吁政府逐步缩小学校差别,采取有力措施,取缔违规收取择校费,根除教育腐败之源。梁小玲的身后有着众多支持者,在地方两会上,呼吁取消择校的声音较往年更为强烈。

也有一些人表示,择校费问题年年提,却不见治理的显著成效,治理择校“顽症”可谓困难重重。

曾天山指出,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时机趋于成熟,这一问题也是未来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的重要议题。各地经验表明,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治理择校问题,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有效治理择校“顽症”已经在一些城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有70万人口的安徽铜陵市,被誉为“这里,也许是中国唯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铜陵市创造了一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范例,创造了遏制择校风的奇迹。其经验就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真正向弱势学校倾斜;资源倾斜不仅限于经费倾斜,更在于校长、师资在各校之间轮换;将重点高中的招生名额平均下放各初中,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各初中之间的应试竞争压力。

有的省会等大城市同样创造了治理择校问题的经验和奇迹。沈阳市经过多年改革,择校和乱收费得到了有效遏制,其根本经验是出台了几大举措助力教育均衡发

展,其中最根本的措施是通过学区内教师交流,平衡教育资源的校际差异。南京市鼓楼区也开始试行教师“跨校”式服务,走出了均衡配置教师资源的第一步。

这些经验值得借鉴,所取得的这些显著变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这些先进经验让人们看到,在消除教育不均衡上政府应该有所为,也有能力和办法有所为,择校“顽症”是可以解决的。

面对民众要求教育公平、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的强烈诉求,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迈出改革的步伐。今年2月,山西省确立了教育工作重点,一律取消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坚决遏止社会上存在的花高价争抢优质资源的行为。2009年,即将出台《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民众期待借此这个契机从根本上解决择校问题,地方政府均衡教育资源的措施能够落到实处,真正见效。

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解决之道

择校风的盛行源于校际义务教育资源差距过大,人们竞争性追求优质教育资源。我国的城市教育以往实施的重点学校政策人为拉大了学校的差距,社会市场的选择又加剧了学校的分化。因此,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

“借读费”黯然退市,而兰州市许多学校却没有主动退还预收的“借读费”。有关人士认为,全面终止“借读费”等一切不合理收费尚需要有务实的基础——

透析“借读费”退市三种心态

■本报记者 康劲

“曾经预收的借读费能退吗?你敢退吗?”近日,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伴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取消借读费新政的出台,伴随着一位家长成功讨回预收的1200元借读费,有关借读费的话题,让兰州的许多学校和家长,有点烦心。

新政出台多方各怀心事

兰州市教育局和物价局郑重声明,对今年仍在违规收取“借读费”或者将预收的“借读费”没有退还的,将严厉查处;一些家长担心:停收借读费是好事,但预收的借读费我们敢要吗,惹恼了学校,遭罪的还不是孩子;一些教师们说:不是经费紧张收入低,谁会违规乱收费,如果工资涨上去,我们绝不会打学生的主意……

在“借读费”黯然退市中流露出的这三种心态,正在考验着这项义务教育新政能否取得预期成效。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从2009年新学期开始,取消和停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借读费。2月25日,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学,兰州市的家人们发现,曾经“理直气壮”的“借读费”戛然而止。

早在2006年前,经过整顿和规范后,兰州市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实行“一费制”,并在此之外规定了借读费标准:初中阶段城市近郊四区每学期每生收费400元,远郊三县一区每学期每生收费300元,农村每学期每生收费100-200元;小学阶段城市近郊四区每学期每生收费200元,远郊三县一区每学期每生收费150元,农村每学期每生收费50

到100元。曾经隐蔽的“借读费”在得到政府许可后却引发了各方的激辩,在每年的当地“两会”上都会遭遇“强烈反对”和“坚决维护”的两种声音。兰州市政协委员苗钟范批评说:每个学生都拥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教育资源配备不合理,家长望子成龙选择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实属无奈,但“借读费”政策使许多家长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现象不仅造成家长送孩子进名校的攀比心理,而且给学生增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为此,许多学校公开回应:如果取消“借读费”,学校面对各种社会关系不好应付,容易产生大课班,对学校来说会增加教育成本,对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负面影响。甘肃省教育厅也总是委婉表态:原则上赞成按照统一标准收取“借读费”。

延续了三年多的“借读费”在纷纷攘攘中,终于在国家新政出台后停止。据悉,从3月1日开始,兰州市物价和教育等部门专门抽出人力对各学校停收“借读费”进行了检查,在严厉的措施下,截至目前,兰州市没有发现一所学校在继续违规收取“借读费”。

怎样杜绝变相乱收费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许多学校的“借读费”都是按照学年收取,新学期的借读费早在去年9月新学期开始时,就收到了学校的财务,有些学校甚至“一费制”,并在此之外规定了借读费标准:初中阶段城市近郊四区每学期每生收费400元,远郊三县一区每学期每生收费300元,农村每学期每生收费100-200元;小学阶段城市近郊四区每学期每生收费200元,远郊三县一区每学期每生收费150元,农村每学期每生收费50

元。在地方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都提出如何解决择校问题的对策。增加教育投入,改造薄弱学校,推动教师资源配置均衡化,淡化重点学校,规范办学行为等建议屡见于提案、议案中。

农工党江苏省委此次向省两会提交的集体提案指出,“我们认为当前学校之间的最大差异主要在教师,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级各类学校中,教师配备的严重不均衡现象和教师发展的严重不均衡矛盾日趋尖锐”,“这是师生负担加重,学校发展不均,择校风和赞助费盛行,各类辅导班泛滥,社会对教育状况不满意的主要根源之一”。

梁小玲建议,逐步缩小学校差别,初中、小学一律不搞重点学校,以此作为教育部门考核学校领导任用考核条件。中央也应加大力度,严格检查非直属管理院校收费问题,保证教育费用公正、合理收取,根治乱收费方面教育腐败问题。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成为百姓维护切身利益、日益高涨的民生需求。人们期盼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标本兼治、有效抑制择校问题,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也日渐趋于成熟。择校风必须得到遏制,因为现有的公办学校都是使用公共财政,既然如此,理应应用于公共受益人群,而不是只让一小部分人受益。

的官先生,在当地物价部门和一家媒体的公开介入下,成功的从兰州48中讨回了1200元预收的借读费。消息传出后,许多家长仍然心存疑惑,他们认为:官先生之所以能要回“借读费”,关键是他的孩子在本学期正好转到外地,已经无所顾忌,但是自己的孩子仍在学校读书,如果硬要回“借读费”,担心日后遭到学校的报复。有家长说:“谁都想让学校退费,但是谁都不敢露面,怕学校为难孩子。”

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借读费”收取时都仔细记录在案,学校要诚心退费,只需要按照名册给学生一一退还即可,不必这样非要等家长主动找上门。现在,有关部门只承诺,如果学校不退费,接到家长举报后要从严查处,但却不要求学校主动清退,这一面是让家长为难,一面是纵容了部分学校的行为继续侥幸。

有学校坦言,曾经预收的“借读费”都已经用于购买教学设备,现在集中退费,学校也有财力不济的苦衷。

有关人士也认为:由于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不足,教师收入偏低,现在虽然“叫停了”借读费,但一些学校在经济压力下今后仍有可能变相收取不合理费用。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根本出路,一是从源头上杜绝,二是要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教师待遇。

3月2日,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白继忠在有关会议上已经公开表示:从今年起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实行绩效工资,真正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据悉,实行绩效工资后全省30万教师都有望晋涨工资。兰州市教科所特级教师刘卫军表示:确保基础教育投入的足额到位,确保教师收入不低于社会正常的工资水平,全面终止“借读费”等一切不合理收费,才具有务实的基础。

3月1日,在兰州东部批发市场工作